

欧  
洲  
传  
播  
思  
想  
经  
典  
译  
丛

# 全球传播的起源

[法] 阿芒·马特拉 著 朱振明 译

*L'inven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

欧 洲 传 播 思 想 经 典 译 丛

*L'inven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 全球传播的起源

[法] 阿芒·马特拉 著 朱振明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7-2045

本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AXW003)资助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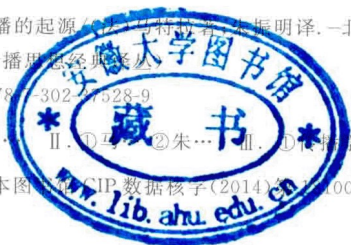
全球传播的起源(2015) / 傅瑞学 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欧洲传播思想经典译丛)

ISBN 978-7-302-37528-9

I. ①全… II. ①傅… ②朱… III. ①传播学—研究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0088号



责任编辑: 纪海虹

封面设计: 傅瑞学

责任校对: 王荣静

责任印制: 杨 艳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mailto: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mailto: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0mm×230mm 印 张: 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产品编号: 023544-01

虽然俗话说“傻子行百里还是傻子”，但我觉着到其他地方看看并与不同的人交流能使人变得更精明些。

——塞万提斯 (Cervantes)

《狗的对话》( *Le Colloque des chiens* ) ( 1613 )

# 传播学与全球化的历史构型（代译序）

陈卫星

传播全球化是跨世纪的连接符。

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大潮所携带的经济强制力逐渐统摄全球社会。在这个历史的连接点上，人们不得不思考和追问信息传播技术在物质层面的演进和非物质层面的撞击所积累出来的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性影响。

马特拉的这本《全球传播的起源》，问世于二十年前。秉承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主将布罗代尔在地中海文明和资本主义以及法国身份等研究主题上形成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分析逻辑，马特拉跳出媒介中心论，这是他一以贯之的话语风格，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经纬中勾勒出传播学的历史发生学。

“传播”这个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5世纪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顾问尼科尔·奥雷姆，这个被誉为“14世纪的爱因斯坦”的德裔学者，当时使用这个词还只是在宗教文化的背景下考虑知识与形式、信息和语言之

间的分离和漂浮。而马特拉把“传播”这个词的诞生推迟到启蒙运动时期狄德罗所编撰的《百科全书》的词条，无疑是从更近的近代化史学观来考量“传播”如何展开“科学、艺术和职业”的各个面向，包括畅销书的流行，物理学的发现，神学的抵抗，军事工程的建构，民法诉讼的问世以及公路网络的建设等。

在马特拉看来，“传播的发明”是从“既没有媒体也没有新闻自由的17世纪”开始的，其下限被定位于强调传播效果研究的美国经验功能主义学派问世的20世纪30年代。大众传媒、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纷至而来的19世纪是本书考察重点，因为“这是一个传播基础技术系统被奠基的世纪，也是一个自由交换原则诞生的世纪。”<sup>1</sup>前者是强调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所焕发出来的生产力的解放；后者更是一个围绕着贸易、殖民、战争、革命的不断轮换所搬演的一种动感历史。传播的起源随时空变化而展开多样性分化的叙述，并在时间推移中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在扩散主义的逻辑中产生新的对象关系以形成新的动力势能，最后呈现一种体系性的外观和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特拉在本书的四大板块当中提出的四条历史平行线不仅是“传播的知识考古学”，亦是一种全球化历史学的传播学主题的分类方式。

第一条历史线索是“流动社会”。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之后的民族—国家逻辑使“社会”成为依附于同一个民族国家的个体整合的历史进程，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信息传播的关系相互交织。在这当中，首先是交通网络在民族空间的形成中被提上议事日程，然后围绕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所推进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发展需求使得传播与社会的可完善性

---

1 本书导言部分，8页。

成为议题，既有涉及自然地理环境的水力运输和公路工程，也有针对人体自身的生理学认识如血液循环流动的发现，还有组织社会生产力的重农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统一度量衡的采用，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论，马尔萨斯的生存竞争，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的有机社会理论等等。政治的算术源于统计的理性，马特拉把这一切定义为“传播后来成了度量一个民族实力、社会福利、繁荣、文明和国民政治自由程度的尺度”。<sup>1</sup>正是在这个刻度上，传播是否能够产生社会福利成为一个论辩的核心。

第二条历史线索是“普遍联系的乌托邦”。在马特拉看来，从空想社会主义先驱的圣西门主义的企业思想开始，就形成传播救世意识形态。结合当时生命科学的进展，圣西门梦想着用工业组织的方式来建构一种新型文明。“和法语中的‘*communication(s)*’的所指相同。马克思用它来表述广义的‘贸易（*commerce*）’或狭义的‘社会关系’（*Verkehrsform, Verkehrverhältnisse*，随着马克思的著述变成了‘生产关系’或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因此，如果我们想从马克思那里找到‘*communication*’一词的现在意思的演变踪迹，就必须涵盖劳动、交换、所有权、意识等的所有关系形式以及个人、群体、民族、国家等之间的关系。就像马克思相信传播技术的社会决定性一样，圣西门主义者坚持传播技术的决定论思想，希望用它们来重铸世界。”<sup>2</sup>在历史的现实语境中，这种政治想像实际上首先伴随着经济扩张和殖民开拓，交通网络的建造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是平行的，如苏伊士运河的开挖；其次才是工业圣殿的国际化传播景观，如世界博览会的举办。这里有帝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冲撞，也有国家意志和市民社会的矛盾协调，还有国际与跨文化关系场景中的景观修辞。

---

1 本书 59 页。

2 本书 112~113 页。

人工建造的传播网络究竟是城邦民主的乌托邦所在，还是政治躯体摆脱危机的手段，这成为不断反复的论辩主题。从培根的《新大西岛》到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人们梦想着传播手段是服务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理想工具；而在卡贝的基督教思想、普鲁东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直到曾经是老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扎米亚京，人们又纠结于“无幸福的自由和无自由的幸福”的二难抉择。其中交织着希望的执着和事实的背离，学说的理想和现实的裁决等历史政治学主题。在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和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之间，信息传播究竟是建构统一性的手段抑或是塑造主体性的工具，这逐渐演变成广义上的历史主义和日益增长的进化主义之间的权力博弈。把这一视角扩大到全球史的图标中，人们就不得不反思信息传播技术的实体介入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形塑了民族—国家单元的等级序列。

第三条线索是围绕着传播的地缘政治的空间谱系。在马特拉看来，文化和传播网络的建构伴随着帝国霸权的确立：“世界就像单一的工厂和市场；相互依赖的国家依据不同性质工作而划分的国际劳动分工分布开来；在地球的开发中形成相互联系的人类等等。所有这些对世界的表述都逃脱不了对帝国时代传播流动地形图的分析。”<sup>1</sup> 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模型旨在说明全球经济的空间循环是中心和边缘地带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在信息传播技术史的历史注脚就是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的电缆公司拥有的决定性霸权：“对网络的控制要么通过所有权进行直接控制，要么通过对网络中信息的审查来实施间接控制。”<sup>2</sup> 1902年问世的“帝国主义”概念，亦是使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概念合法化的政治表述。

---

1 本书 187 页。

2 本书 192 页。



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相平行，17世纪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就发出“把信仰放大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的动员令，两个世纪后的罗马教皇直接宣称“用传道网络把地球包围起来。”其实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开始，西方文明的对外扩张就是在商业拓展和军事征服的同时，用宗教的方式来奠定语言和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是资本主义形态的帝国地缘政治学的基座。物质基础的更新始终在催生新的战略思想，比如交通网络的效率所定义的军事辎重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第一个清楚意识到民族国家领土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的德国经济学家，提出“自由交换只有在国家事先确保自己的工业优势时才能给一个国家和它的居民带来收益。”这种泛日耳曼主义的经济纲领衍生后来的拉策尔的地缘政治学，再到后来的慕尼黑学派时期，“世界强国”、“空间显现”、“生存空间”和“繁殖空间”等概念相继出炉，全球范围的霸权政治效果不得不取决于征服远距离空间的投送能力的较量。马汉的海权论从此繁衍出海上空间和“天定命运”的战略思想，在此期间发展起来的军事感知后勤学终于在随后的无线电领域（今天的互联网）当中找到新的争霸方式。

如果说从流动社会外溢出来的空间乌托邦最后还原为信息资源的战略竞争，那么所有对传播的起源及其嬗变的因果关系的梳理说明传播既是一种产生权力的资源，也是一种负载权力的标签。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在人类活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中，必然要衍生出体现权力意志和管理思维的技术标准。

第四条历史线索是人体测量。这种对人的行为方式、活动机能、文化涵化的数理观测，可以被看作是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传播效果研究的发生学。这种行为主义逻辑的社会探讨几乎是在大西洋两岸同时进行的。从19世纪的比利时人凯特勒提出的社会物理学开始，人的善恶倾

向、生产能力、消费品质、抗干扰性以及人和社会系统稳定的关系就成为社会管理的“统计理性”。摄影的发明为人的体貌识别提供技术保障，这差不多可以被认为是公共治安和医学治疗的基础数据库；如果说犯罪人类学的恐惧催生了意大利社会学家西凯勒和法国医生庞德的群众心理学，那么个体心理的无形运动究竟有没有轨迹可循，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到塔尔德的模仿律一直延续到美国的芝加哥学派，终于诞生出从心理感染扩展为象征互动的社会心理学。而在福特主义的生产逻辑中，所有这些对人的物理和心理的技术分析，引发出类似于“动物机器”概念的泰勒制。既然产销可以预期，那么劳动力的再生产就需要维持。在人体测量的指标上建立的社会一定要有大众文化形态的娱乐节目和广告投放，“在这里它成了凝结‘普遍愿望’和构建国民社会联系的形式。”<sup>1</sup>即使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人们欢呼雀跃的拥抱大数据时，再一次证明了这一推断：“测量、计算和记录是在建构现代传播方式的漫长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特征。”<sup>2</sup>

无论是宏观社会的发育还是个体自由的想象，大到时空霸权的拓展，小到人体行为的控制，马特拉从庞杂的历史现象和思想轨迹出发，将事件和数据以及概念和现象予以语境化的编织，通过对大范围、长时段的历史运动的整体分析，把交通工程、经济竞争、殖民扩张、帝国争霸、语言传播、社会治理和企业经营等主题的生成演变的各个节点纳入这本令人眼花缭乱而又不无启迪的传播学前史，并试图给出一个全球史样式的历史阐释：“每个历史时期与社会阶段都有自己的传播构型（*configuration*），这种有着不同层次（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或思想的）

---

1 本书 325 页。

2 本书导言部分，10 页

和范围（局部的、地方的、国家的、地区的或国际的）的构型产生一个传播的霸权性概念。在从一个构型到另一个构型的过渡中，重要的是显示出断裂和连续性。”如果说连续性是指涉历史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叙事的演化逻辑，那么断裂就在于作者认为“大众传播机制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出现开始动摇了文化和文化民主的神圣思想。”<sup>1</sup>因此，需要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考察来展开另类的现实想象。

---

1 本书 350 页。

# 导 言

## 流动、联系、空间和测量

P7

“传播一词有很多含义”：这不是我们在 20 世纪末的认识，而是来源于 1753 年。这是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自己编纂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a*）中为《传播》撰文时的开头句。

在这个时期，传播早已开讲多种“科学、艺术与职业”语言：畅销书，物理学、神学、防御工事学、刑事诉讼、公路网络等。它的多义性指向了分享、团体、毗邻、连续、体现、展览等思想。在启蒙运动的字典里，否定比肯定说明更多的东西，《开除教籍》（*Excommunication*）一文就是例子。在一个教士的笔下，它具有双重优点：使我们怀疑“传播”的原始模型是如何受惠于教会语言，而又不局限于此。“开除教籍”被定义为“断绝与一个人曾经保持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所有与社会或团体隔离并失去与该团体成员交流的人都可称作被开除教籍的人。另外，团体隐喻使得人们能够测量传播话语在何种程度上依赖自明

的有机体参照。

P8

当涉及命名“传播科学”时，词义的爆裂并没有阻止狄德罗看重其中一个词义。在《百科全书》中作为线索来安排知识及其“连贯性”的是修辞学，它是一种“理性的理解方式”。

每个历史时期与社会阶段都有自己的传播构型（**configuration**），这种有着不同层次（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或思想的）和范围（局部的、地方的、国家的、地区的或国际的）的构型产生着一个传播的霸权性概念。在从一个构型到另一个构型的过渡中，重要的是显示出断裂和连续性。随着研究的进行，传播概念多次被重构为一个新颖的形象，在以往的传播方式中包含着当下的成分。

这部传播起源的历史遵循一种与媒介形态传播不同的路径。在此，传播被放在一个宽泛的视野中，它涵盖了财产、人员和信息的诸多交换和流动回路，其定义包含了交通道路、远距离传输网络和象征性交换手段，例如，世界博览会、高雅文化、宗教、语言，当然还有媒介。它也展现了思考这些现象的众多学说与理论。在解释传播的方面，重新回顾了许多作家，如沃邦、魁奈、杜尔哥、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圣西门、孔德、傅立叶、卡贝、普鲁东、昂方丹、达尔文、斯宾塞、李斯特、拉策尔、马雷、泰勒、塔尔德和勒庞。其他许多作家的思想也将被重新发掘。

该历史开始于既没有媒体也没有新闻自由的 17 世纪，结束于 20 世纪 30 年代，此时刚刚出现大众传媒、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等词汇。在这段时期，重点主要放在 19 世纪。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其开始于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终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的甚至把其延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一个传播基础技术系统被奠基的世纪，也是一个自由交换原则诞生的世纪。

本书开篇于对以下情况的早期策略描述：通过理性（**Raison**）来控

制运动与借助建立交通系统来构建商业民族空间。这是在法兰西王国出现的新的问题思路。当促进市场研究的福特主义在美国开始地域细分研究以便更好地与自己的目标消费者交流时，法国却自我封闭起来。福特主义当时把接合大批生产和大众消费以及劳动和景观的任务交给了传播，而且让传播服务于意见的技术管理。这正是纽约超过伦敦成为新的经济世界中心的时候——伦敦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经济世界的霸权地位。经济改换了火车头和地理基础，普遍性的模型被动摇，随之而来的是世界主义文化概念的动摇。

正是围绕着4条历史平行线的无数交叉和相互穿插，浮现出关于传播的知识考古学。

第一种历史讲述对运动着的社会与流动的控制。它力求理解进步与社会的可完善思想如何伴随着现代传播活动而产生出来。现代传播又是如何与自由解放的思想变迁以及进化和发展思想保持着联系。政治算术与解剖学、启蒙运动、重农主义、自由主义和进化论是这些分析的中心。

第二种历史涉及传播在普遍联系概念及普遍联系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它可追溯到把传播看成联系工具的早期陈述。该历史剖析了希望与事实、学说与政治间不断增长的差距。在这方面，圣西门与其思想成了先驱。世界博览会（Expositions universelles）不仅体现着工业主义者的思想，同时还是国际与跨文化关系场景中的调节和协商场所。在寻求“普遍联合”中，有关城邦（*cité*）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代表着反思技术系统以及机器文明诞生中的特殊时刻。

第三种历史的兴趣主要是空间。实际上是建立有关传播的地缘政治观点的谱系，对19世纪中伴随帝国霸权形成的文化和传播网络状况做一个清单。接着解释被新的流动手段颠覆的一种战略思想的产生。

最后一种历史是有关标准化的历史，可计算个体出现的历史。这涉

及 3 个层面。首先是“平均人”概念的发明，它是围绕“天生犯罪人”与城市中群众和公众的出现而展开辩论的导言。其次是有关身体运动知识的构成：从测量运动员表现（performances）的连续摄影术（其使电影发明成为可能）到工厂里的劳动时间测量器。最后是寻求界定大众文化产品使用者的形象。该研究与广告机构以及分散文化逐渐向依据工业标准生产的大众文化的过渡混合在一起。

第四点还是一种结果，因为自“统计理性”的早期表现出现以来，测量、计算和记录是在构建现代化传播方式的漫长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特征。在显微镜的发现与民意调查的发明之间、在天文观测和人类多样性统计分析之间，展开了这种计算思想的历史。如果第二个千年终结于信息与传播发挥重要作用的控制论时代，这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P11 尽管不同时代赋予传播不同的意义，但传播开始于对理性理想的追求。从此，人们所做的表述就纠缠于解放和控制以及透明和不透明之间。一方面是超越所有障碍与教条思想导致的偏见的逻辑；另一方面是社会与生产秩序的约束逻辑。迁移（délocalisation）手段让人摆脱了禁闭以及思想与物理边界，使运动的迸发以及相对边缘地区中心地位的加强成为可能。与传播相联系的自由和解放概念给人以矛盾的形象。在最早使用“构型”（configuration）概念的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看来，这是因为传播构型的历史既是人类多种相互依赖关系形态的历史，又是大众管理所需要的控制他们情感与冲动形式的历史。

只有阶段化且相互隔绝的历史进化论概念才能诱使人相信，长期的记忆不能继续加工当代的传播方式。人们只要了解一下 19 世纪蒸汽与电力网络的救世思想和 20 世纪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摆脱政治危机的观点间的相似性就可以了。谈论“不同技术形式”的传播，就意味着向原始团体的回归。长期以来，人们把传播与宗教（或 religare）直接联系

在一起，两者都是为了把人们联系起来。人类并没有为了赋予传播防止解体和创造新社会联系的功能而期待某些政治乌托邦的崩塌。在 20 世纪信息技术预言家之前，人们就对传播寄予了巨大的希望，这是一种具有技术品性的决定论。本研究沿循着前一部著作《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的线索，旨在满足与一个双重逻辑保持距离，它的出发点设在当下 (présent)。

首先，我们要避开一种过多迎合媒介领域的定义倾向，因为这种学术认识和工业活动领域表现出令人陶醉的性质。作为现代性的象征，它不断地超越自己，期望在不断地贬值，从而引起了一个无休止的运动。迫于与这种易逝的、不稳定的且难以稳定的研究对象妥协，观察者常常被置于屈服“大势所趋”的境地。人们依次使媒介担当起创世神、救星和替罪羊的角色，对它的单义分析常常轻视我们社会不断增长的文化复杂性。这种分析使人认为，在这个空间里一切都是以高可见度进行的，然而有关新的传播方式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在此完全得到解决。

P12

我们的另一个考虑是，沿着一种实用主义逆流而上。该实用主义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专业知识发展的影响下不断地扩大对传播观察与表达方法的控制。受管理意识形态影响的传播思想与实践形式包含着多样化的机构和社会角色。社会调解方式伴随着权力的嬗变，这种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内化，同样使把传播反思植根于社会调节方式历史的做法变得更加孤立。



# 目 录

导言	xiii
<b>第一部分 流动社会</b>	<b>1</b>
<b>第一章 理性之路</b>	<b>3</b>
怀疑与运动哲学	3
沃邦和河流地形学	6
桥梁工程师	9
走向实用科学	13
循环运动的发现	16
政治算术和社会组织解剖学	18
沃康松、拉美特利、萨德、机器和系统	23
<b>第二章 流动的经济</b>	<b>31</b>
弗朗索瓦·魁奈和经济图表	32
开明公众的空间	35
杜尔哥和公路网络的建设	40
循环，就是测量：采取统一的度量衡制度	45
“统计理性”	50
电报和铁路：走向时间新用途	53
<b>第三章 发展的十字路口</b>	<b>64</b>
亚当·斯密和劳动分工的理论化	64